

王干随笔选

王干 著



人民出版社

王干随笔选

王干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雍 谊

装帧设计:李一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干随笔选/王干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ISBN 978-7-01-008154-0

I. 王…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3695 号

王干随笔选

WANGGAN SUIBIXUAN

王 干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8154-0 定价:2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王干

1960 年生于江苏楚水，扬州师院中文系毕业，1979 年 4 月发表作品，迄今写作小说、评论、随笔两百余万字。先后出版过《王蒙王干对话录》、《南方的文体》、《静夜思》、《世纪末的突围》、《另一种心情》、《灌水时代》等著作。现为 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上
岸，北极光的舞蹈炫目人炫目。但白日是北极光消失之后
茫茫仍回到现实世界中，仍要面对他不喜欢的世俗层
面。就像鲁迅当年清醒地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白话，
并写出了《彷徨》那样的哀婉之作。

至此，张抗抗在套用鲁迅叙事的模式来讲述一个女青年
的恋爱故事，因为她缺少描述那个时代特定的“硬件”（民
族救亡的社会主题），鲁迅的迷惘便成了“一个时代文化的后
遗症”。当然，鲁迅的焦虑也是一个时代青年的焦虑，几乎
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新患而这样的焦虑，张抗抗的《北极光》
其实正是《北极光》的男性版。当然，张抗抗、张承志的
呼唤，渴望在当时还是冲破着思想解放、思想启蒙这样大
的浪潮进行的，但思想解放运动是将以政治斗争为核心的经
济建设为中心，而经济建设则是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私有利益为目标，这一次的革命不再
是形而上学的观念之争，而是现实主义的，实际的甚至是物质的。
总之经济建设并不排斥日常生活，而是高电高、高实、
改善日常生活。由于宏大叙事与现实理想的冲突，80年代
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写作，其实是一些知青作家不愿
放弃宏大叙事的模式，企图从文化传统中寻求那种民族
文化/寓言的冲动。所以不难发现，像《金瓶梅》这样
一种以还魂神话寻根文学为母题的参照用象征神话。史
诗为终结古老的文本为思想资源的，而神话、史诗的本质
都是宏大叙事，^{张抗抗}张抗抗的《北极光》其实是现实生活的后
遗症无法解脱的一种差异性写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4×28×0.04)

作者手稿

目 录

前后

- 003/ 人生的三种颜色
- 006/ 三铭
- 011/ 感受生命
- 017/ 向鲁迅学习爱
- 020/ 老舍与说话
- 024/ 汪曾祺与生活
- 029/ 静夜思
- 033/ 习惯失落
- 035/ 写作三题
- 039/ 悼念那些博客先烈

东西

- 043/ 论麻将的无限可操性
- 048/ 闲读围棋
- 052/ 说谱
- 055/ 足球颂
- 060/ 伟大的嗓门报国无门
- 062/ 围棋的极限与境界
- 071/ 武侠、灌水与大话
- 080/ 对不起了，那些沉默的朋友
- 082/ 贝哥哥的发型和县委书记的帽子
- 090/ 另一种噪音

南北

- 095/ 闲话南京
- 111/ 北京的春
- 113/ 北京的夏
- 115/ 北京的秋
- 117/ 北京的冬
- 119/ 在怀柔观山

- 122/ 江南三鲜
125/ 明前茶、雨后茶与青春毒药
128/ 泰州有条凤城河
131/ 《茶馆》与消失的楼外楼

新旧

- 137/ 大红灯笼为谁挂
142/ 五十年内，废除简化字如何
145/ 简化字是资源匮乏年代的产物
147/ 简化字是盛世中国脸上的一颗痔
150/ 简化字是“山寨版”汉字
152/ 当切·格瓦拉遭遇本·拉登
162/ 语言的复活和祖国的复活
167/ 女人为什么写作
176/ 尴尬的知识分子
180/ 如何让茅盾文学奖更具权威性

左右

- 185/ 看鲁四老爷如何着装
187/ 语言垃圾与语言黄金
189/ 奥运的文化传播力量
191/ 文学不惧鬼神
193/ 革命与婚外恋
196/ 谁在说话
200/ 说第三者
203/ 《厕所》与下半身写作或下半身文化
206/ 文学不是小毛驴
209/ 《潜伏》说的是官场、职场、情场

后记

- 211/ 随笔即人

前后



前后是一种时间的界定,也是空间的概念,前前后后构成了历史,前前后后也构成了人生。人生是按照前后排列的程序,人生也是空间的拼图。



人生的三种颜色

三个朋友在开往远处的车上聊起了自己的个性和人生态度，说着说着就不由自主地与三种液体联系上，分别是酒、咖啡和茶。

酒是一位性情中人，做事为人大刀阔斧，有领袖风采。爱喝酒的人大都有朋友缘，餐桌上相识的不相识的，熟悉的不熟悉的，有利益关系的没利益关系的，三杯五杯下肚，往往称兄道弟，往往热情迸发，往往豪兴激增，霎时间四海之内皆朋友。因为酒，一位交际广泛而效率极高的人，他做生意白手起家，很快成为该市企业的多少强，他写诗，一个晚上能洋洋洒洒几百行。当然，这位老兄喝多了，也会对手下动点粗，第二天，惶然无知。一个身上充满酒精气息的人，你会感到他的活力，这活力必须与事业理想紧密相关，否则与暴力和虚无也常常分不开。在车上，他自我解嘲说，喝多了，就倒下了，就什么也做不了。酒精是人类奇怪的伙伴，人们欢庆时喝酒，痛苦时也爱喝酒。很多的国家都下戒酒令，但从来没有真正戒成。据说俄罗斯是酒鬼最多的国家，

但就这个带着酒气的民族在二战时彻底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

爱喝咖啡的人，往往需要背景，需要装潢有特色的环境，需要那么一点温柔的音乐，当然还需要人群，需要穿行其间的侍者。咖啡馆是交际的场所，也是休闲的空间。咖啡馆里很少有隐秘的包间，在咖啡馆里大多是做一些透明的事，比如男女第一次约会往往是在咖啡馆，而不大聚餐，男女聚餐往往是暧昧的开始或暧昧的终结。喝咖啡有时也做些交易，但往往是水到渠成的形式，若是公关一般要放到酒楼去。喜欢约人喝咖啡的人，往往是看上去慢性子，其实是急性子的人。慢是因为咖啡只有一杯，不像喝酒那么一杯接着一杯干，也不像茶水那样可以不断地续，喝咖啡者虽有续杯的，但较少见，而且咖啡的内在力量也远在茶水之上，甚至超过酒。时常见到喝一大瓶白酒的人，但很少见到能喝一斤咖啡的，一斤咖啡水的容量不可怕，但饮那么多的咖啡恐怕心脏要爆炸了。喝酒者更多的是在自我表演，而喝咖啡者难免不抱有看客心态。因而好泡咖啡馆的，往往是对人生有些看透或偷懒的人，法国不少作家喜欢在咖啡馆写作，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一般看来写作是要安静的环境的，但明白写作者的那种看客心态，就觉得挺正常的了。

茶在饮料中恐怕算是最有文化含量的，现在遍布城市大街小巷的茶馆茶楼都是打“茶文化”的牌。茶是文化的载体，但现在的茶楼和茶馆与茶文化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反而与“牌文化”和“赌文化”联系紧密，现在很多地方的茶楼差不多是“牌楼”的代称，大家聚在那里“斗地主”。茶道是唐代文化传到日本之后现在出口转内销的，茶道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讲究个“圆”字，即茶道的表演者出手收手都得划出一个“圆”，像打太极似的，这倒深合中国的处世哲学。现在选择喝茶很少为了观赏茶道的，多半是一种社交的方式。温水泡茶慢慢浓，说的是喝茶的经验，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约人喝茶者往往是把自信隐含得很深，不轻易出手也不敢轻易出手，但出手则有必胜的把握。茶越喝越淡，如果三开不见成效，双方则陷入尴尬的境地；换茶重沏一道茶，则表明双方喝出了味道，有戏。不过，喝茶还是“酒余”或“饭余”，用于解酒或消食，当然也是用来进一步强化友谊和信任的方式，是进一步确认和稳固。茶培养人的耐心和忍性，也消蚀人的创造力和力比多。茶表面上看去温和并不刺激，但茶喝多了喝迟了往往会失眠，而失眠让你觉得无由头。第二天早晨，才恍然想起：嘿，昨晚喝茶喝多了，失眠了。

酒辣，茶涩，咖啡苦，三种味道都是人生中必然会品尝的滋味。喝酒需要群体，

茶对饮更合适，而咖啡往往伴随着孤独，也是人生经常出现的境地。我个人认为，这三种饮料时常混杂于一个人的身上。碰到不同的人往往喝的不一样，与老友和好友相聚当然喝酒，与女性喝咖啡显绅士风度，与闲人喝茶最合适。不同心情喝的也不一样，喜庆自然需要酒，闲适喝点茶，苦闷来杯咖啡或许会缓解一些。不同年龄喝的也不一样，青年好酒，中年宜咖啡，晚年品茶。不同的空间也喝的不一样，你不能在小酒馆里喝咖啡，也不能在茶楼里喝酒大声喧哗，当然喝茶是个例外，路上车上都能喝，屋里屋外都能喝，但品茶就有很多讲究了。

题目叫《人生的三种颜色》，酒，色最淡，但力量最烈；咖啡，色最浓，味道最苦；茶，色不浓不淡，是最普通的人生色彩。美酒加咖啡，不是人生，是艺术，是娱乐，娱乐至死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活法。



三 铭

我的墓志铭

有一位诗人这样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点警句的味道，也有点愤世嫉俗的味道。我是很喜欢这两句诗的，并嘱咐家人，假如有一天本人“壮烈”了，就以此作为墓志铭。可我现在改变了，我不想让它作为我的墓志铭了，我有了新的墓志铭。

这次的内容不是抄袭别人的，是我自己生病的时候想起来的。这次高烧四十度，头昏脑胀，思维出奇地活跃和灵敏，居然生出很多美好的构想和美妙的愿望，当然更多地是在思考生老病死这些所谓“永恒的主题”。情绪有点低落，心境倒也坦然。在想象死后的情景时，发现刻在墓碑上的铭文不那么恰当，还滞留着年轻时的稚嫩和单纯。将人简单地分为“卑鄙者”和“高尚者”两类实在是牵

强,“卑鄙”和“高尚”是形容灵魂和品德的。品德在小学生的评语里可以说得很清楚,以后就难说了,可以见仁见智。灵魂的事最讲不清楚,在基督看来,我们生来就充满了罪恶,哪有高尚可言?更何况有些言行看似高尚的人,灵魂说不定很卑微,很委琐。相反,有时候一个人的言行让人看了十分可恶,他的灵魂可能非常纯净。十多年前看电影《巴黎圣母院》,非常憎恨那个名叫克洛德的教父,但现在想来,生活中有克洛德这样的人很正常。文学作品将他衣冠楚楚的外表和邪恶的灵魂深刻地揭露出来,才引起人们的憎恨,生活中那些无法看到的丑恶心灵,我们为什么不憎恨呢?电影和小说的作者对这位教父还是留有几分同情,克洛德的邪恶主要是源于宗教对人性的戕害,他渴望美,追求美,他对吉普赛女郎艾斯米拉达的倾慕、向往和追逐本身很难说不是人性的流露,只是他的人性被神性扭曲了,所以他卑鄙而邪恶。那么与他构成鲜明对照的夸西莫多就是高尚者么?我现在产生了怀疑。敲钟人和神父同样爱慕美,同样追求美,神父想占有艾斯米拉达,敲钟人进行了阻止,这可谓保护美。“占有”与“保护”之间是一种对立,但都是出于一种男性对女性的主宰心理,卡西莫多是因为知道他不可能占有,所以他必须保护,既然不能得到,也就不能让别的男人得到艾斯米拉达。这是敲钟人的潜意识。当我们称赞敲钟人夸西莫多时,是不是也把自己置于敲钟人的位置上来看待巴黎圣母院内外发生的一切呢?

我最近在研读美学著作时发现美丑只有一纸之隔,这张纸是透明的,是人为想象出来的界限,就像人类为了研究地球的方便,把地球画出回归线、南北极、赤道一样,这些线在地球上根本不存在,完全是人为的结果。美与丑的界限与回归线一样,本不存在,混沌难分,人们需要它存在,于是就有了一张透明纸之“隔”,实际上“隔”是不存在的。所谓“丑学”、“化丑为美”、“丑恶美”等等只不过是打通了这张透明的纸,与世界重新混沌一体。于是习惯于“隔”的人便产生了晕眩,产生了困惑。

我最推崇的那两句墓志铭便犯了划清界限的错误,人活着的时候总是希望四处通行,死了以后别人才会注意到他的墓志铭。墓志铭往往不是一个人的总结,有时恰恰是他的开始。他的忏悔、他的没有实现的理想可能借助墓志铭来实现。他人撰的不算数,最明白的是自己。所以,我的墓志铭暂时保密,请读者原谅。

我的陋室铭

在文人下海成为社会新闻一大景观的今天，刘禹锡的《陋室铭》基本上成了文人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也是自我麻醉的法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后来有人把《陋室铭》中自清的境界改为非常俗气的楹联“花香不在多，室雅何须大”，这与刘禹锡安贫乐道、自视清高、独善其身的文人心态相去甚远了。

“陋室铭精神”并非自刘禹锡始，有史记载以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不能施展鸿图大业，不能拥有更大的精神空间和生存空间的时候差不多都是遵循这一原则活下来的。连中国现代史的大师鲁迅也难例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在商贾高于文人的今天，“陋室铭精神”难免显得懦弱和迂腐，甚至有点阿 Q 气，但毕竟是知识分子唯一的保护伞和一层难与世俗混淆的保护色。

人活在世界上总是要有居住空间的，这空间至少有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的，第二个层次则是精神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人们总是希望自己占有的空间能够广阔些、辉煌些。在某种意义上，人的全部价值或许就在于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现在居住在我楼下的高晓声曾写过一篇优秀小说《李顺大造屋》，以前我也始终认为这是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生存和精神的戕害，现在发现李顺大的造屋与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在精神领域里是等值的，他们都是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去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因为人的努力达到极限，精神和物质的空间便重合于一体），虽然规模、形式有着极大的差别，但质是一致的、相同的。刘禹锡的意义就在于他知道不能拥有两种同样广大的空间，不能求得物质的“山高”、“水深”，只能保持“名”与“灵”这样“德馨”的抽象空间去与“陋室”抗争，从而达到一种心理平衡，获得一种精神的解脱。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

虽然同样居于陋室（刘禹锡的陋室多半是一种自谦，或者是与庙堂之高相比而言，比吾等的居住之所不知要大多少倍），但我始终不能对其传世之作《陋室铭》产生共鸣和认同。可能是我的心灵深处有许多卑污之念尚未澄清，更主要的是我的精神空间的狭窄远远没有达到“仙”“灵”这样空阔神渺的境界。现在居住在陋室之中，我常常感到是自己的无能以及由这种无能所带来的烦恼与悲哀。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告诫我们：“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我是多么渴望自己早日成为“君子”，进入“何

陋之有”的状态啊。遂作陋室铭以志之。

我的座右铭

最早知道“座右铭”这个词还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是“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的时代。当时实在不知道“座右铭”为何物，但对它充满了敬畏之意，甚至懵懵懂懂地把它与毛主席老人家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到的李鼎铭先生混为一谈。我常常因此而惭愧自己的幼稚与糊涂，始终搞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十年之后读大学，我才真正明白“座右铭”的含义。它原是一种文体，古人写完之后把它放在座位的右边，用以自警、自律、自奋，表达一种做人的准则，一种志向或一种情结。并知道了它的出处。“座右铭”典出《文选·崔瑗〈座右铭〉》一文：“瑗兄璋为人所杀，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铭以自戒，尝置座右，故曰座右铭也。”我恍然大悟，虽然以前没有弄懂“座右铭”的本意，但我所信奉的“座右铭”却早已存在。

我曾经把保尔·柯察金的名言贴在床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座右铭，而是一代人的座右铭。近来读到王蒙先生的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发现这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几代青年人的有限的几条人生定理之一。我不想奚落自己曾经坚贞不移地要侍奉到底的警句和格言，但我已经不能够以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因为我虽年过而立，离人生之旅的终极在正常情况下还有比较漫长的距离，可现在我已经不能说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在很长时间内，我觉得自己所作所为不用说“最壮丽”了，就是离崇高、正直、人格这些次强烈的“旋律”也相差甚远，常常为一己的私利、自我的生存、个性的发展消耗了很多的精力，度过了许多苍白而不壮丽的生命岁月。我倘若再把它置于“座右”，那无疑是可恶的亵渎。

可人似乎又不能没有类似“座右铭”这样的生存原则和生活理想，就好像在茫茫的大海上不能没有航标灯似的。可当你把某种信仰、某种蓝图作为一种终极价值

来寻求时，你又被不由自主地嵌入到一种缺乏弹性的结构之中，你的灵性、你的自由、你的张力、你的超能可能因为这一坐标位置的确定得到空前的发挥，但更可能因为已经固定的结构而受到束缚、受到窒息。人在怎样的意义上实现自我价值，古今中外很多的哲人作过很伟大的研究和阐述，“座右铭”只是极为寻常的一种立志方式，但立什么样的志，志能否真实而不虚幻，志与人的充分发展是否冲突，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

我揭去了旧日的“座右铭”，不是为了告别一个时代，而是为了埋葬一段自己虚假而矛盾的人生，重新在玻璃板下压上用毛笔写的两个字：自然。以表示自己不再勉强去追逐什么，不再刻意去表现什么。

可做起来又谈何容易！我时常感到自己生活得不那么自然。